

田代

文集

2

田原文集

第二卷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装帧设计：曹辛之

田汉文集（二）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水电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字数272,000 850×1198 1/32 印张13.875 插页(平)5(精)9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平)1—8,700册(精)1—3,700册

统一书号：10069·480 定价：(平)2.05元
(精)3.10元

第二卷说明

本卷编入田汉同志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上半年所创作的话剧剧本十三个和他自己所写的有关文章三篇。

《湖上的悲剧》（独幕话剧）一九二八年四月由南国艺术学院首演于杭州时为未定稿，同年冬南国社在上海公演时定稿，发表于《南国半月刊》第五期；一九三一年四月收入现代书局版《田汉戏曲集》第四集；一九五九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田汉选集》，据此选集所载本编入本卷。

《古潭的声音》（独幕话剧）写于一九二八年夏，发表于同年九月《南国周刊》（南国书店版）第一卷第一期，十二月由南国社首演于上海；一九二九年四月修改，增加一个人物，六月发表于《南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〇年六月收入《田汉戏曲集》第五集，据此集所载本编入本卷。

《颤栗》（独幕话剧）一九二九年一月南国社赴南京首演，六月发表于《南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〇年六月收入《田汉戏曲集》第五集，据此集所载本编入本卷。

《南归》（独幕话剧）写于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月发表于《南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一九三〇年收入《田汉戏曲集》

第五集；一九五九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田汉选集》，据此选集所载本编入本卷。

《孙中山之死》（一幕话剧）原计划七幕史剧《孙中山》之最后一幕，写于一九二九年四月，七月南国社赴南京准备上演但遭禁止，八月发表于《南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仅此一幕。

《火之跳舞》（三幕话剧）写于一九二九年六月，七月南国社赴南京首演，同月发表于《摩登》月刊第二期，一九三〇年收入《田汉戏曲集》第五集，据此集所载本编入本卷。

《第五号病室》（三幕话剧）写于一九二九年七月，由南国社赴南京首演，发表于一九三〇年二月《南国》月刊第一卷第五、六期合刊；六月收入《田汉戏曲集》第五集，据此集所载本编入本卷。

《垃圾桶》（独幕三场话剧）一九二九年七月南国社赴南京首演，八月发表于《南国周刊》（现代书局版）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一年四月收入《田汉戏曲集》第四集，据此集所载本编入本卷。

《一致》（独幕话剧）写于一九二九年七月南国社由宁返沪途中，首演于无锡，同月发表于《南国周刊》（现代书局版）第一卷第一期；一九三二年收入《田汉戏曲集》第三集，据此集所载本编入本卷。

《卡门》（六幕话剧）一九三〇年根据法国梅里美同名小说改编，五月起连载于《南国》月刊第二卷第二、三期，六月十一至十三日由南国社首演于上海，旋遭禁演；同年，现代书局

出版单行本；一九五五年修改，由艺术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据
后一单行本编入本卷。

《年夜饭》（独幕话剧）写于一九三一年一月，由大道剧社
在上海首演，一九三三年二月收入《田汉戏曲集》第一集。

《梅雨》（独幕话剧）写于一九三一年春，同年发表于《读
书杂志》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五九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田汉选集》，据此选集所载本编入本卷。

《顾正红之死》（一场话剧）为纪念“五卅惨案”准备创作
的多幕剧《黄浦江》中一场，写于一九三一年五月，一九三三
年二月收入《田汉戏曲集》第二集，仅此一场。

目 录

湖上的悲剧·····	1
古潭的声音·····	29
颤 栗·····	45
南 归·····	61
孙中山之死·····	85
火之跳舞·····	119
第五号病室·····	175
垃圾桶·····	219
一 致·····	233
卡 门·····	243
年夜饭·····	319
梅 雨·····	357
顾正红之死·····	397

附 录

关于《孙中山之死》的声明	413
《田汉戏曲集》第五集自序	415
关于《卡门》	433

湖 上 的 悲 剧

(独 幕 话 剧)

人 物 杨梦梅

白 薇

梦梅弟

老 仆

时 间 现代。

地 点 西湖。

湖畔王庄的一卧室，铺设齐整，书画琳琅，一面临湖，左侧通苑中假山，右侧为由穿廊入口，桌上陈餐未撤。

〔开幕时，满室漆黑，惟因风动窗纱，可窥见湖上的微光。雨声淅沥可闻。已而老仆右手持洋蜡，左手托茶盘，导杨梦梅与其弟徐徐登场。

老 仆 你们两位当心，别跌了，石板滑的很啊。

梦梅弟 刚才我差点儿摔了一跤，呵呀，这么深的草！里面有蛇吗？

老 仆 蛇？蛇倒是没有的，可是您别踹湿了脚，这几天下雨，里面水很深呢。……好了。就是这间屋子了。让我开门。……您看，什么都是现成的。你们两位早点睡吧。

杨梦梅 老先生，你这间屋子好极了，就借给我们住得了。

难得这样又精致，又清静，借给我们住半年好吗？

老 仆 不，这间屋子要是借给人家，回头不但让老爷知道了我老头子吃罪不起，就是让我老婆子知道了也是不得了的。

杨梦梅 那为什么呢？你不是说这间屋子没人住吗？

老 仆 没人住，不过不借给人住。去年这时候也有人三番两次地要我租给他。我是肯了，可是后来给我老婆子知道了，大大地不依，说回头要告诉老爷。今天一来是隔壁沈先生那样拜托我；二来，你们两位都没带行李，又赶上这样的下雨天，我想让你们在这屋子里住一宿也没有什么要紧的。……好，你们两位快睡吧，明儿个早点起来，别让我老婆子知道了。她到亲戚家去了，一会儿就要回来的。……到了明天再替你们想法子，我想把前面那间厢房借给你们是可以的。

梦梅弟 哥哥，我看还是这间屋子好。

杨梦梅 是呀，老先生，还是把这一间屋子借给我们吧。

老 仆 不，那回头让我老婆子知道了，可了不得。

梦梅弟 哈哈，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怕老婆子吗？

老 仆 我不是怕她，我是觉得她顶麻烦。……好，你们两位歇一会就睡吧，别忘了吹灯。（将行又转，打量两人）你们是两个人，不要紧。

杨梦梅 两个人怎么啦？

老 仆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将行又转，低声）晚上听见有什么响动，可别害怕……

杨梦梅 怎么，这儿有强盗吗？

老 仆 强盗是没有……

杨梦梅 那么，难道还有鬼吗？

老 仆 ……唔，也没有……

梦梅弟 我哥哥是从外国回的，不怕鬼的。

老 仆 呵，杨先生是从外国回的，听说外国人不怕鬼，那么，你先生也一定是不怕鬼的哪，不过这位小先生呢？

梦梅弟 我——我上学了，我也不怕。

老 仆 既然两位都不怕，让我坐下来，跟你们说。先生，我老实告诉你，这间屋子里，有……哎呀！阿弥陀佛。

杨梦梅 有什么？

老 仆 有鬼！

梦梅弟 （紧靠其兄）是大脑袋儿的？是小脑袋儿的？

杨梦梅 （微笑，追着问）是男的，是女的？

老 仆 是个女的。

梦梅弟 年老的？年轻的？

老 仆 年轻的。

杨梦梅 那么，病死的还是怎样死的？

老 仆 是自尽的。

梦梅弟 （紧靠他哥哥）哎呀！

杨梦梅 为什么自尽的呢？

老 仆 为着婚姻。

杨梦梅 (微笑) 唔唔, (独白) 一个年轻的女人为着婚姻问题自杀了。……这个女人许是个美人吧, 一个美丽的女人死了之后, 在湖边的庄子里显灵, 这倒很有趣……(忽然唤起一种苦痛的联想) 可是怎么使人想起她呢? 啊, 白薇!

老 仆 不, 先生, 她的名字不叫白薇, 叫素苹。

杨梦梅 叫素苹? 唔, 我很想知道。老先生, 你仔细地对我说说吧……哦呀, 你这几样菜, 是预备给我们吃的吗? 怎么只摆一双筷子呢?

老 仆 (狼狈) 哦, 你们还没有吃饭吗? 回头我给你们想法子弄点什么吃的。可是这却不是给你们两位预备的。

梦梅弟 那是给谁预备的呢?

老 仆 是给我们小姐预备的。

杨梦梅 你刚才不是说, 这屋子里没有人住吗?

老 仆 我们小姐从前是住在这屋子里的。

杨梦梅 现在呢?
梦梅弟

老 仆 现在吗, 现在她也还住在这屋子里。

梦梅弟 那么她现在到哪儿去了呢?

老 仆 现在么, 她死了。

杨梦梅 她就是你所说的那自杀了的女人吗?

老 仆 可不是!

梦梅弟 哎呀! (更靠近他哥哥) 那那那么她是怎么样自杀

的呢？

老 仆 我看还是明天再说吧。

杨梦梅 不要紧，你只管说。

老 仆 说起来，差不多是三年前的事了。我们老爷没有儿子，只有一位小姐。我们老爷爱小姐爱到了极点，可是我们小姐的脾气也古怪到了极点。我们小姐那时候跟老爷住在北京，在大学里念书，给一位姓什么的少爷爱上了，就向我们老爷提亲。我们老爷和这位少爷的父亲是至好，觉得两家子结了亲，彼此都有些帮助，就把小姐许给那位少爷了，可是小姐怎么样也不愿意。

杨梦梅 她为什么不愿意呢？

老 仆 是呀，听说那位少爷也是满好的，我也不懂小姐为什么不愿意。

杨梦梅 大约她是另外有了情人吧？

老 仆 不错，据我老婆子说，小姐在北京学堂里，早已另外爱上一个人了。

杨梦梅 你太太怎么会知道的呢？

老 仆 她是从小伺候小姐的。

杨梦梅 她知道你小姐爱的是怎样一个人呢？

老 仆 听说是一个什么“诗人”。

梦梅弟 他有没有钱呢？

老 仆 我老头子也不知诗人究竟是干什么的，据说诗人都是穷人……他们的袋子里什么都有，可就是没有钱。

梦梅弟 那么你小姐为什么要爱他呢？

老 仆 这就是我们小姐脾气古怪的地方哪，不管老爷怎么反对，她总是拚命地爱着这个诗人。后来老爷可气了，把小姐带回南边来，关到这个庄子里，活活地让她坐了三个月牢。这间屋子就是我们小姐的牢房了。

杨梦梅 呵，这就是你小姐的牢房！（自语）我平常看见湖边的漂亮房子，以为住在这里面的都是神仙一样的人，原来是他们关儿女的牢房！

老 仆 怎么不是。我们小姐住在这监牢里的时候，我的老婆子每天给她送茶送饭，可是她总是茶不思饭不想地望着我老婆子哭。临到老爷要把小姐出嫁的前几天，我的老婆子进去送饭的时候……先生，我们小姐忽然不见了！

梦梅弟 那么，上哪儿去了呢？

老 仆 听我说，——小姐不见了之后，我们在桌子上看见了一封信。

杨梦梅 信上怎么说的？

老 仆 她说她父亲是怎样地爱她……

杨梦梅 你老爷还算爱她吗？

老 仆 爱极了，我从没有见过第二个父亲那样爱女儿的。比方小姐十七八岁了，老爷还是跟她小时候一样，每天晚上得给她盖好被，放好帐子。正因老爷那样爱小姐，小姐还要反对他，老爷才那样气呢。小姐

信上说感谢她父亲是怎样地爱她，又说她也是怎样地爱她的父亲，但她更是怎样地爱自由。她没有法子顺从她父亲的意思，她只好自尽了。

梦梅弟 后来怎么样呢？

老 仆 ……我们老爷不是那样疼爱小姐的吗，一旦看了这封信，又是难过，又是后悔，四处派人寻访小姐的下落，后来在钱塘江边的一个亭子里面，得了小姐一把扇子，上面还有几首诗。老爷得了这把扇子，哭了好几天，把小姐爱穿的几件衣裳和一些首饰，在孤山脚下替她立了一座爱女墓；又吩咐我们把这间屋子里的所有的东西都保存起来；叫我老婆子每天替小姐打扫屋子，铺床叠被，送茶送饭，就象小姐在世的时候一样。我们老爷往常每年春天总要到这庄子里来住一两个月的，自从小姐死了之后，他觉得一朵花，一块石头，都引起他的眼泪，所以这三年中间，只有小姐周年忌日来过一次，以后再也没有来了。不过还是时常派人，或是写信来督率我们好好地伺候小姐。

杨梦梅 这样说起来，也不过你们老爷纪念你们小姐，命你们照常送饭，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老 仆 噯呀，先生，可怕的就是那送来的饭，有时候真给小姐吃了。

梦梅弟 你怎么知道准是小姐吃了的呢？

老 仆 怎么不是小姐吃了的？我们小姐是最爱吃笋的，有